

## ■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重庆造！生产这些械弹的兵工厂，绝大多数都是经宜昌大撤退内迁到重庆的。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计牺牲。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有117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先后被敌机炸沉及炸伤的轮船有16艘。作为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民生职员在国难当头时的慷慨从容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 铁血西迁中的“民生人”

□ 本报记者 卢昱

自1938年秋开始，在嘉陵江和长江重庆段的河谷地带，先后有17家兵工厂扎根，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

其实，不仅仅是在重庆，在整个西南和西北大后方，1938年经宜昌内迁后，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航空电讯、能源机械和纺织工业在大后方相继建立，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0年6月12日，当日军如狼似虎般占领宜昌时，侵略军占领的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十分懊恼地叹道：“假若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攻占武汉的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意义就更大。”

让日军吞下战争苦果，是民生公司职员等无数爱国志士用铁血换来的。他们用生命写就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一页！

### 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当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重庆后，大如屋、小如碗的各种机器在河滩上堆积。当时，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所有的大型机器都要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在萧瑟秋风中，在敌机的扫射下，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何等壮观！

机器的轰鸣声，紧接着中国工业的命脉，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重庆造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自己造的械弹立下大功。特别是第三次会战，中国军队更是展示出强大的火力。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兵器史专家李志意介绍道。

时至今日，从宜昌逆流而上而那些物资，播下的工业“火种”依然在燃烧。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第一辆民用摩托车、第一辆吉普车、长安集团(原金陵兵工厂)、长江电工业集团(原第20兵工厂)、重钢集团(原第29兵工厂)都在这火苗中闪耀。

这“火种”的传递者中，民生公司功不可没。据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介绍，“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0年宜昌沦陷。为了抗战内迁，民生公司有117人献出生命，76人伤残，先后被敌机炸沉炸毁的主力船舶是16艘，炸伤的69艘。”

在北碚卢作孚纪念馆中，有一张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受损船只名单，其中列着船名、受损原因、时间地点、死伤人数等信息。其中，绝大多数船只是在1939年之后被日军轰炸沉没。“这恰恰说明，民生公司承载的战时运输任务，贯穿了整个抗战岁月，宜昌大撤退不过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章。”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卢作孚年谱》一书作者张守广介绍道。

早在1930年3月，时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卢作孚赴华北、东北考察，历时五月余。在东北，他看到了日本人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为国人对此尚懵懵然不知而深感焦虑。他深深意识到，东北问题不只是东北的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1933年，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卢作孚明确表达抗日的坚强决心。他对民生公司全体职员提出以下要求：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动一切人畜物质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怕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和约信条及一切议案，努力去做。

民生公司的抗日动员不仅行动早，而且卓有成效。卢作孚嘱咐公司所有轮船的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的醒目口号。他发动职工和家属“不为日本人服务”“不与亲日人为友”，并竭力用公司的业务工作超过日本轮船，作为爱国抗日的实际行动。

### 最艰巨的是准备运输

1937年仲夏的上海，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准备赴欧洲考察，忽闻卢沟桥事变。大街小巷人潮涌动，到处是抗日的呼声。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彻夜难眠的他毅然放弃去欧洲，决心要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投入到抗日大潮中。

继上海失守，江阴封锁后，民生公司在长江下游的业务减少十分之九。有人忧虑认为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几乎完结了。卢作孚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在卢作孚应邀赴南京参加起草抗战总动员计划时，他电告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迫切需要！”

从1937年冬开始，民生公司调派十余艘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议



1939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6轮，担任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6轮，担任宜昌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完成抢运撤退物资12900余吨。

“这期间，我父亲除了忙于眼前繁重的运输工作外，还忙于为今后战时运输物资做准备。他后来反思，整个抗战运输中最艰巨的工作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今年93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介绍道。

卢作孚敏锐的眼光，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已显现。首先，他要解决的是燃料问题。当时，民生公司有46艘轮船，其中有32艘以柴油为燃料。江阴封锁后，柴油断绝了来源，情况十分危急。他决定将寻求柴油作为第一大事，遂动员民生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力购买，总共共收买到4000多吨柴油。

审时度势的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最关键的40天中，预感到宜昌如若沦陷，整个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的燃油将严重缺乏，要提前做好动力能源的改造。他指示，立即将数十艘烧油的轮船改为烧煤。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英明的。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大量轮船用四川品质良好的煤炭作为动力，无须担忧能源的短缺。

其次，是轮船维修问题。当时民生公司的轮船如需修理，钢材完全取自上海。还有一部分外国制造的机器，配件主要来自国外。战火从上海滩燃起时，这些物资完全断绝了来源。轮船修理的重担，全部压到了民生公司自己的肩上。寻求五金钢材，就成了卢作孚要解决的第二件大事。“经过巨大的努力，公司先后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购买了五金钢材共两千多吨，准备5年的存储。这是抗战初期的大工作。”卢国纪介绍道。

### 星夜运兵出四川

逆流而上的民生船只，除了装载着工业机件物资外，还有几十所高等学校、职校、中专、中学的师生，以及他们携带的教学仪器设备，其中有：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山东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器材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中央警官学校、武昌中华大学……

有人入川，也有人想出川。抗战全面爆发后，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各部，纷纷请缨出川抗战。1937年9月，民生公司将刘湘率领的川军4个师、2个独立旅从重庆和万县运往抗日前线，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弃守南京，迁都重

庆。国民政府开始准备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5月开始，民生公司又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运输战斗中，派出数十艘船只，从重庆、涪陵、万县分三路，抢运奉命出川的川军第29集团军和30集团军。从5月30日至6月22日，共运出川官兵79674名。抗战八年，川军共有6个集团军零1个师出川抗战，其中大部分都是民生公司冒着炮火送到前线的。

“1938年，从5月至11月，这半年当中，轮船和岸上各部职工好像全知道他工作的重要，昼夜工作，毫无怨言。也是因为亲眼看见一批批的出征战士，星夜开到前线去牺牲生命，要到前线去捍卫国家，那种壮烈牺牲的精神，让人崇敬，让人感动，所以民生公司的职工，有时候挨几句骂，多跑几步路，多费一点口舌，多睡几夜觉，那简直觉得不算一回事。”民生公司职员李邦曾回忆道。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司就运出川部队和壮丁270万人，武器弹药30余万吨。”刘重来介绍道，除了运送军队出川，民生公司也运送伤兵入川，仅1938年，便将前线退下的伤兵一万余人运往四川。

整个内迁期间，民生公司还安排专轮运送了多位抗日将领灵柩从宜昌回重庆：1937年12月，“民俭”轮运送23集团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1938年1月30日，“民勤”轮运送抱病率军出川抗日而病故武汉的川军主帅刘湘；1938年5月19日，“民俭”轮运送22集团军第125师师长王铭章；1940年5月27日，“民风”轮运送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在宜昌大撤退中，被川军爱国精神感染的，还有默默无闻的职员杜国祥。“据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郑新介绍，杜国祥本职工作是引领船舶航行的领航者，当地人称之为“领江”。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日本军队扣留了宜昌港所有船只。其中，长江南岸有6艘国民政府的大货船，船上的数千吨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眼看就要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手无寸铁的船员，如何能摆脱全副武装的日军，并将6艘硕大的船舶开走？得知这一情况的杜国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当天深夜，借助月色掩护，他从岸边泅水到江南岸，冒死爬上“鸿大”轮，领头引航。

“在鸿大轮的带动下，其它五艘货船的船员们顿时精神振奋，他们纷纷启动船只，紧跟鸿大轮，浩浩荡荡驶离宜昌。这让还没有布防水上力量的日军猝不及防，‘三八大盖’的射程也够不着。六艘轮船汽笛长鸣，向日军讽刺性地‘集体告别’。”郑新介绍道，因为这一爱国壮举，杜国祥多次受到嘉奖。

“宜昌沦陷后，上游80里外的三斗坪代替



“民生”轮船公司在宜昌的办公楼旧址。



抗战初期“民本”轮从南京转运难民。



民生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了它的位置，成为前线与后方、军需与民用物资的转口地。那时仅秭归一个县，就有上万名背夫为几十里外的前线部队输送军粮，山路漫漫，披星戴月，年纪小的背二三十斤，年纪大的背百八十斤粮食，还有一些妇女也参与其中。在荆州到宜昌的长江水域上，有国民党的海军游击队，在江面上布水雷封锁线，日军的船队不敢继续朝上游行进。这都为内迁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郑新说道。

### 死就死吧，绝不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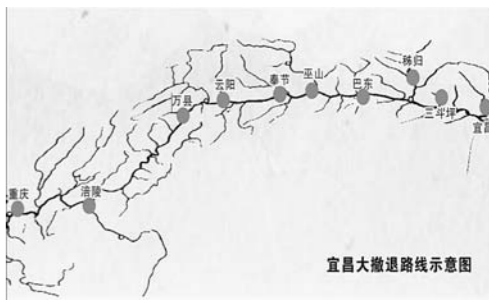
民生公司的职工也正如卢作孚所言，人人“努力做一员战士”。长江在三峡段尤为艰险，如瞿塘峡口的滠滩堆，秋冬水枯时，它在江心显露出庐山真面目，长约30米，宽约20米，高约40米，好似一头巨兽矗立江心。此时，上水船会因水位太低，极易触礁。待夏季洪水暴发，一江怒水直奔滠滩堆，狂澜腾空而起，涡流千转百回。这时滠滩堆已大部分浸入水下，行船下水，如箭离弦，分厘之差，就会船翻人沉。1959年，为清理长江航道，当地用了7000斤炸药，才将其清除。

像滠滩堆一样艰险的水域，在三峡航道中有上百处。内迁的轮船除了要应对外处鬼门关的航道，还暴露在日机随时的空袭之下，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守护着这条大撤退的“生命通道”。

1941年8月底，“民贵”轮船主周海清率船由重庆开往涪陵，情报传来，三架敌机飞来！周海清立发命令，加足马力逃过涪陵，开到涪陵下韩家沱。开进了沱，船头直靠上沙滩，约十五分钟，船上所载士兵千余统统上岸，躲伏在玉米地中。隔了十多分钟，敌机在上空飞过，解除警报，兵士上船，再向前进。

等离万县只五里许，时在上午10时，瞥见岸上难民，扶老携幼，大哭小叫。船将到万县，周海清用望远镜望去，街上行人绝迹，就加足马力，开过万县市区，即听到飞机声炸弹声，见黑烟上冲，高入天际。

形势万分严重，领江曹伯祥吓得面如土色，三步并作两步奔走到周海清面前，大声说：“前面的船已炸，快开到岸边躲避！”周海清回答说：“事已临头，不要慌张。岸边停泊，尽是石头……”正在谈话，又听到飞机声，急查河床图，知道北岸有猫儿沱，马上驶去，将船停泊。兵士下船，暂时躲避在玉米地里。轮上机器立即停火，以免冒烟，避去视线。将铁丝攀住大树根，前后绞牢，船身紧靠山壁。



宜昌大撤退路线示意图。

周海清马上命令水手船员，全体动员大砍树枝、竹子。四川又多柏树，船身四面拿柏树枝吊起，全船再拿树枝竹子盖满。船顶上竖立柏树枝，好像从地上生长出来一般。周海清到山顶上拿望远镜眺望，连自己也辨不出这是一只轮船，真像是一座山坡，蔚然成林，由此躲过数次敌机轰炸。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不幸却降临在其他船上。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死亡180人。民生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在民生公司保存的《通、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中，管中窥豹，我们得以寻找到英雄之壮烈！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扔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惧，竟与船舶共沉亡。船将倾覆，机舱人员尚望挽救，然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护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

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

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脍，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

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 无名英雄岂能忘却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从上到下不计成本，不计牺牲，所属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而在1938年底的那40天之中，民生公司的运力还显得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卢作孚派员紧急征集川江上大批木船参加抢运。在沿岸各县的支持下，1200艘木船很快齐聚宜昌，数万名衣不遮体的船工和纤夫冒着敌机的轰炸，冒着船只沉没的危险，与民生轮船职员们一道昼夜装卸抢运。

“1938年11月10日，经济部工调调整处业务组组长林继庸也来到宜昌。他征用木船850余艘，参加抢运的船夫、驾长和沿岸的纤夫总计在3800多人以上，参与到内迁中。”原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复胜介绍道。

“这2050余艘木船，一般载重六七吨。木船在黄昏时和大雾里不能行驶，加上宜昌至重庆的660公里川江航道上，险滩林立。各滩又有枯水滩与洪水滩之分，在西陵峡的青滩和泄滩，就有不少木船被撞翻沉。”朱复胜介绍说。

“各厂矿的物资、设备分别散装在各艘木船上，木船被编成几十组，每组由4艘至7艘编成，以便沿途相助。过险滩时，每船只留驾长、掌舵及搬舵的在船上，乘客及纤夫在岸边步行，有时还要帮助拉纤。”朱复胜说道。

“一百名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在前头汗流浹背拼命拉纤，他们口嘘腾腾热气，同声嚷着不成调的短促而苦楚的歌声。往往拼命半小时，而船不得前进半尺。一行人众低矮身軀，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前拉。”林继庸回忆道。

在峡中的险滩，一般要经过二三个小时的奋力拉纤，才能拉过一滩。由于岸边岩石尖锐，拉纤时纤绳4根中被磨断1根是常有的事。若是2根纤断了，为安全起见，必须立即将其余2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纤夫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若遇水轮船经过，大浪涌来，水入船中，船往往是翻身下沉，葬身鱼腹。

“每逢夜间停船，船夫和乘客客及一路的艰难困苦，静听江水滔滔，各人心中如同江涛怒吼，个中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充满着我民族的冤仇血恨。”这种景象，林继庸终生难忘。

“除了民生公司的职员，还有那些装卸工、船夫、纤夫，更是有名英雄。他们因此负伤乃至牺牲，没有人予以抚恤，但不能忘记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无私的奉献。”2008年，“宜昌大撤退纪念馆”开园时，卢国纪曾如是嘱咐郑新。

如今，在园中纪念碑的西壁上，刻着“宜昌大撤退牺牲船工英名录”。在列举完民生公司牺牲的职员后，下方刻着“以上是民生实业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它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

笔挺的石碑正对西方，在奔来的滚滚长江水畔，默默无语。